

话说“白眼狼”

■唐德亮

何谓“白眼狼”？查辞书，如此解释：白眼，是说没眼珠看不到眼前的东西，瞎眼。把“白眼”与“狼”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就是说瞎眼睛的，没人性的意思。现在多用来形容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恩将仇报的人。狼以生性凶狠著称，一直被作为凶残冷血的象征，也就是不通人性，而在群狼中尤以长着“吊白眼”的狼最凶狠。

与“白眼狼”相关的最著名的故事当属古希腊伊索寓言《农夫和蛇》：一个农夫路上见到一条快要冻死的蛇，便怜悯它，把它放在怀里暖，不料到蛇被暖而苏醒后向农夫猛咬一口，农夫生命垂危，后悔莫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对恶人仁至义尽了，他们的本性也不会改变，千万不要对他们心慈手软。

“白眼狼”古今中外皆有，至今从绝种。吕布、安禄山、侯景、陈友谅等都是古代恩将仇报的“白眼狼”。

有道是：乌鸦有反哺之义，羔羊有跪乳之恩。但“白眼狼”不是这样。他们的重要特征是忘恩负义，过桥拆板。报载：歌手丛飞自2000年起资助了183名贫困学生，累计捐款超300万元，直至2011年因胃癌去世。他在病重期间仍坚持演出筹款，但部分受助者在他去世后仍持续向他家属索要资助，甚至有学生质问“为何不继续支付学费”。

像这般的忘恩负义也就罢了，可怕的是恩将仇报。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吕惠卿得到王安石的提拔，成了变法核心成员，后来王安石罢相，吕惠卿却对王安石恩将仇报，向皇帝告状污蔑王安石，阻止其复职。

“白眼狼”大多善于攀附，善于伪装，巧言令色，大奸似忠。安禄山是个身材肥胖之人，肚子异常突出，据说“垂腹过膝”。有一次，唐明皇召见他，指着他的腹部开玩笑问：“你的肚子这么大，不知里面都装了些什么东西？”安禄山明知这是皇帝取笑他，却装出一副认真严肃

的样子，回答说：“臣腹中除一颗赤心外别无他物。”唐明皇听罢大喜，认为难得有安禄山这番忠心，于是加官进爵。安禄山还拜认唐明皇与杨贵妃为干爸干妈。唐明皇对他更加宠信，不久又封他为骠骑大将军。安禄山军权越来越大，终于起兵反唐明皇，酿成“安史之乱”。“白眼狼”的狼心暴露无遗。

“白眼狼”也许一时会受到上司重用，但终为世人不齿。对吕惠卿这条“白眼狼”，时人嗤之以鼻，苏辙上奏痛斥吕惠卿，说：“安石于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师之义。……大麓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

世上以怨报德的“白眼狼”多矣！老实善良的人往往一时难以辨别。因为“白眼狼”有求于你时，他会像一条哈巴狗向你摇尾巴，甜言蜜语，花言巧语，甚至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由此蒙骗了许多人的眼睛。一旦目的达到，或见你已无权无势，再没有利用价值，油水已被榨干，他会立马翻脸不认人，甚至落井下石。

如何对付“白眼狼”？难！因为“白眼狼”本质是一种极端自私自利的小人甚至坏蛋。他们善于伪装，有的还披着“理论家”“xx家”的外衣，其实已无半点科学精神与客观立场；他们既无私德，更无公德，不讲大局，往往将个人凌驾于集体甚至国家之上；他们善于用谎言骗人，善于造谣惑众，笑里藏刀；他们心胸狭窄，小肚鸡肠，手段无耻；他们报复心极强，阴谋毒辣，善于从打击别人的行动中获得快感；他们大多反复无常，为了个人私利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有时谦卑温顺，有时又凶恶如虎狼；有时像正人君子，有时又像无赖泼皮，飞扬跋扈，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劣币驱逐良币”，厚道善良的人常常不是“白眼狼”们的对手。

对付“白眼狼”既难又不难。只要讲正气、正义、出于公心的人多了，敢于向歪风邪气亮剑的人多了，“白眼狼”自然会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世上没有藏身之处了。

克拉美丽服务区(外二首)

■梁云山

千百年来，曾经在这里
喜欢倾听沙粒哀鸣的风，是我
被黄沙覆盖至脖子以下的骆驼，是我
那在风雪中心每一个旅人的天山和阿尔泰山，
也是我

千百年后，此时此刻
每天望着准噶尔盆地孕育金块的天狼星，是我
把金块一分两半并在中间雕一方驿站城坊巧手，是我
那在驿站中植下绿意和轻盈代码的工人，也是我

亲爱的旅人啊！如果你要去阿勒泰
那在S21公路K209等处你闪烁的闪光灯，依然是我

灵渠叹

你载着秦始皇的兵马和粮草
载着野蛮肃杀，也载着中原文明

我的祖上，会不会因你
而血染椰林黄沙

昨夜我梦回南越部落，弯弓搭箭间
望见了母亲头上的白霜

你让湘江接上了漓江
也让华夏历史，奏响了南海波涛

夜游长江

在凌晨二时的甲板仰天而立
感觉天地间唯自己一人

两岸没有灯火，天上没有星星
感觉自己正活着离开人间

脚踏的是神话里的贯月槎吗
我仿佛听到了万山的歌唱

此时的江北江南
还有多少窗户亮着灯火

那是思念和叮咛吗
不要绕过来，不要把周遭包围

那是一段一段的历史吗
不要撞过来，不要让赤壁的大火蔓延

快快逃回船舱吧
把这滚滚长江，收入梦中

深圳市茂名商会换届典礼抒怀

■周俊明

鹏城焕彩映星光，
茂邑贤商聚一堂。
换届新程开伟业，
承前壮志谱华章。

情牵桑梓初心驻，
梦系湾区志气昂。
携手同迎新使命，
再书荣耀韵悠扬。

霜后柿子甜

■靳玲

前不久回到老家。姥姥的老屋还在，院里的那棵柿子树也在。柿子树老了，短粗的树干，老皮皴裂，一道道口子，有的口子很深，流淌出一些老故事。

柿子树是姥姥种的，伫立在院中央。夏天夏天一只只百灵都来树头上站一会，叫几声，再飞走。一大片树荫投在院里。树荫下两个小板凳，一个姥姥坐，一个我坐。姥姥不像别的姥姥那样喜欢做针线，拉家常。她给我讲故



初冬水韵 黄诒高 摄

事，等柿子长大成熟。讲她从小听到，在脑子里储存了几十年的老故事：天上的鹤桥，地下的土地公公，水里的怪兽……把她生活中的人和事也编成故事，讲给我听。田地里劳动光荣的，学习中相互帮助的，结为夫妻，和和美美过日子的……

秋天，大雁往南飞时，树上的柿子由浅黄往深黄走，走得不快。满树的黄灯笼，要停留好一阵呢。清晨，姥姥领着我在柿子树下。枝头的柿子，悬着，小秋风经常晃

过，抹一把柿子，一把又一把，柿子表皮渐次变幻，浅黄中泛起深黄，深深浅浅的黄粘染。姥姥抚着我头：“这柿子长得喜人，真喜人，真好着。”我喜欢听姥姥说话，姥姥的声音真好听，就像夏天柿子树头落的那只百灵的声音，嫩油油，脆生生。

小秋风夹着的冷越来越寒，越来越硬气。姥姥给我穿得越来越厚实。院中央柿子树眼儿见着豪横。深黄霸气地占领枝头，远眺，还泛红呢，红红火火的柿子高高地挂在枝头上。姥姥眉眼爬满欣喜，等打过霜，就能摘柿子了。姥姥的大箩，一圈一圈摆柿子，整整齐齐码满箩，再往高去，宝塔似的。我想着就乐。

降霜，柿子上一层白绒绒的细面糖。姥姥摘柿子，我挥舞着短胳膊。姥姥小心翼翼，一个一个摘。箩就在树下不远处，乖巧地等待着，随时敞开怀。摘得还剩最后几个柿子，姥姥不摘了，等着冻。冻了的柿子，放锅灶台上化，化了后，牙咬开个小口，撇嘴吸，一股清凉甜润汁液，钻进嘴里，滑进肚里，沁心沁脾。甜啊，香啊，美啊！

我天天站在树下等。姥姥给我戴了棉帽，棉手套，给我穿上厚棉鞋。柿子冻了，柿子冻了。姥姥扔下擀面杖，跑出来，手捏捏。哎哟，小馋猫，还没冻瓷实呢，再过两天。我缠着姥姥摘一个。姥姥笑眯眯地看着我：“得到时候啊，到了时候才会更甜，心急吃不到甜甜的。”听了姥姥的话，我安静下来，不能心急，心急吃不到甜甜的。

如今，姥姥早已离去，那棵老柿子树还在，树枝上还有柿子悬着，一年又一年。

蕉叔

■谢锦英

我观察他几年了，这个老农，一米七高，偏瘦，背有点驼。

每逢香蕉季，他总骑一辆三轮车来我们小区门口卖香蕉。他不吆也不喝，有人来买他就忙活，没人时就静坐着看着过往行人和车辆。

一天早上，我去上班，从他旁边经过。他叫住我，说剩下最后一串香蕉送给我吃。

我问他：“你的香蕉这么好卖，为啥不留着多卖点钱？”

他呵呵笑：“我赚够酒钱就行了。”后来我才知道，每天只要赚够了酒钱，不管剩下多少香蕉，他都不卖了，全送给小区的人吃，大家都亲切地称他蕉叔。

蕉叔住在城边村，用宅基地种香蕉。老伴几年前走了，儿子在省城打工，他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他的香蕉，不打药，纯天然，特别好吃。果肉淡黄色，质地柔软而紧实，入口绵密香甜，略带淡淡的奶香味。

这个夏天，我发现他有点反常。无论我上午去上班，还是下午下班回家，总看到他还在卖香蕉。一次下班，我特意走过去问他：“蕉叔，今天还没赚够酒钱吗？生意不好还是酒量变大了？”

他苦涩地笑了笑：“说来话长。”我好奇地追问，他便讲起他的故事。他儿子老大不小了，还一直单着，去年谈了个对象，但人家姑娘要求在城里有房才肯结婚。城里的房价那么高，他儿子一个打工仔哪买得起？可这关系到他儿子的终身大事，他家族的香火传承，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无奈这些年他过着扫地僧的生活，没一丁点儿存款，这把年纪了出去打工人家也不要。他思来想去，便打上了香蕉的主意。他找到村支书，要把村里的荒地盘起来种香蕉。老支书狐疑地看

着他：“只听过年轻人创业，你一个五十八岁的糟老头儿还包地种香蕉？”

他拍拍胸膛说：“我可是与香蕉树打过几十年交道的人，我不种谁种？”

说到这里，他抬起眼皮看我：“其实呀，我心里也没谱，急用钱，胆子就大起来。”

我点点头，催他继续往下说。老支书觉得他说的在理，便做担保帮他申请了农业贷款贴息，并鼓励他：“好好干，就你这老头有想法，咱村年轻人外出打工，地都撂荒了。”

他向银行贷了五十万，租下百来亩地，运回几卡车香蕉苗。每天凌晨四点他就爬起来巡园，给幼苗浇水，除草。香蕉树一天天长，冒出果子来。只是他再能干也斗不过天。一次台风，把他的第一批果子全打落了，他坐在蕉园哭了一天一夜。吃一堑长一智，后来在刮风下雨前他就竖立顶木加固，支起塑料布，保住了第二批果子。

他剥开一个香蕉递给我说，香蕉树根深，风再大也不倒。

他摸了摸香蕉，又装了两大袋给我：“香蕉不受留，放着也会烂掉，这些你拿回去吃，不要钱。”

我没接，盯着弯弯如月牙的香蕉问他：“种这么多，你就这样骑着卖？”

“踩屎喽。”他长叹一口气，继续他的故事。

香蕉好摘时，有收购商来谈价，给八毛钱一斤。他觉得价格低，没卖。几天后，不料行情变化，香蕉价格跌到冰点，一毛都没人收购。他后悔极了，狠狠抽自己耳光，跌坐在园地里，像粘在蜂蜜上的苍蝇，无法动弹。

看着挂在枝头的果子都快泛黄了，他忧心如焚，实在想不出法子来才零售。可是他没店铺，也没固定的

摊位，他只好窝在我小区门口，这儿的人受过他的恩惠，多少都会帮衬他。

我说，香蕉烂得快，光这样卖是不行的。

他摇了摇头：“肯定是不行，可我又没啥子门路，看着香蕉一把把地烂掉，我除了抹眼泪什么劲儿也使不上。”

我想起我有一个职工群，群里有四五百人，大家有好东西都在群里分享。前天有个同事在群里分享娘家的百香果，很多人都买了。蕉叔的香蕉好吃，人又好，我打算帮他推广一下，便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他高兴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我掏出手机，一口气编了一条信息：同事们，我叔叔年纪大了，家里种的香蕉不打药，纯天然，这两天子女们回来帮他摘，帮他电话，两元一斤，喜欢吃的请接龙名字及电话，十斤起配送。

我编好信息给蕉叔看，问他识不识字。他说看得懂，上过小学，又问我这样算不算骗人。我说重点是“不打药，纯天然”，咱货真价实，没有骗人。

信息发到群里后，我开始忐忑不安，不晓得有没有同事买，能不能帮上他。没想到很快就有人接龙了，有的要十斤，有的要二十斤，甚至有人也接龙了五十斤的。第二天，我打开微信，群里有几百条新消息，全是接龙香蕉的，共三百三十八人。

蕉叔高兴得飘起来，走路脚都不着地了。帮人帮到底，我又协助他完成配送工作。

当晚，蕉叔背一筐筐香蕉上我家答谢。他说：“零售价高，香蕉才卖一半就快回本了，这下不愁啦。”

驼背的他一松一紧地喘着气，我看着他，鼻子酸，脱口而出：“剩下的还可以另辟蹊径销售，比如直播带货。”

蕉叔激动地盯着我，眼睛笑成一条缝：“啥？”

下，便完全失去反抗能力，陷入昏睡。这一切都是刘宏宏的精心布局。他脸上再无之前伪装的深情，露出了狰狞的笑容。随后对毫无知觉的刘方实施了长达数小时的凌辱，床单上血迹斑斑……

心满意足后，刘宏宏开始翻查刘方的随身背包。在几包女性用品之间，他发现了一张当日的购物小票；再往夹层摸索，又掏出一把钥匙。他不顾四周，从床底拖出一只28寸的行李箱，用那把钥匙一试，箱盖应声而开。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叠放整齐的衣物。他将衣物一件件取出，箱底赫然露出一把崭新的五四式手枪。枪下还压着一份《嘉奖令》。刘宏宏盯着在国家安全工作中心忠诚履职、恪尽职守、始终坚守国家安全底线、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作出了重要贡献。经研究决定，予以嘉奖。特发此状，以资鼓励。”落款是江西省国家安全机关。

刘宏宏猛然心头一紧。想起昨晚醉酒后将自己贩毒所得的赃款赃物全盘作了展示——这意味着，刘方已掌握了他的犯罪证据。更可怕的是，刘方负气离开婚房，显然是要与他划清界限。作为一名忠诚的国安人员，他必然会向组织汇报。按自己贩毒的金额，早已够得上死刑标准。

他越想越怕，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站起身，望着昏迷中的刘方，耳边回响起罗为民的指示：“一旦发现她有举报的念头，立即灭口。”刘宏宏意识到，眼下正是最好的时机。他双手合十，朝刘方拜了三拜，嘴里轻声念道：“刘方，对不住了。今生我们做不成夫妻，来世一定再继续缘。请你先走一步，几十年后，我们在另一个世界重逢！”

人啊，其品性实在难以预料。有时只因某些变故，无论原本是亲人还是爱人，转眼就成了必须置之死地的仇人。

盈满杀意的光芒，一寸寸滑过刘方的脸庞。刘宏宏抓起那条染血的床单，拧成一股绳，悄无声息地往刘方的脖颈套去……

第六十三章

-1-

◎小说连载

也经

■阿明

婚前这段时间，刘方对刘宏宏的亲友有了更多了解。他们虽对外声称有丰厚的“南风窗”接济，实际上出手并不阔绰。眼前这几百万的财富，显然另有来路。刘方最担心的是这些钱来路不正，想到此处，她脸色骤变。

她冲了一杯牛奶递给刘宏宏，柔声问道：“宏宏，不许骗我，这些钱物到底从哪里来的？”刘宏宏误以为又是酒，醉眼朦胧地望着她：“酒……不喝了？要不……一会儿怎么入洞房啊？哈哈！”

刘方知他已醉，仍正色道：“这是解酒的。你老实回答我，这么多钱到底怎么来的？”刘宏宏用不太听使唤的右手接过杯子一饮而尽，因动作不稳，牛奶从嘴角淌出，洒在婚床上。随即将空杯随手往后一扔，“砰”的一声碎玻璃四溅。此时他荷尔蒙飙升，不顾一切地向刘方扑了过去。

受过特训且滴酒未沾的刘方轻巧侧身避开。酒醉三分醒，警校毕业的刘宏宏也有些搏击功底，借着惯性再次扑来，刘方微微一笑，又躲过他壮实的身躯。她边闪避边高声喝道：“你不说清楚，就别想碰我。”

“是……是我自己挣来的。”刘宏宏停下进攻，斜倚床头喘着粗气应道。刘方紧追不舍：“怎么挣的？合不合法？”终于禁不住酒意上涌，刘宏宏顿感头脑昏沉，微眯着眼似笑非笑：“你……你真傻……要是合法怎么可能挣得来……”话音未落便呼呼睡着了。

深受领导赞赏。她早已立志要为保卫国家安全的伟大事业不懈奋斗，将一生奉献给党和祖国。

万万没想到，自己竟与一个不法分子结了婚！刘方连肠子都悔青了。她瘫坐在婚床尾侧的藤椅上，脚下散落着拭泪的纸巾，除了自责，更恨自己对待婚姻如此轻率……

当晚，刘方在悲痛中收拾好行李，天一亮便悄然离开婚房，独自回了树脂总厂的单身宿舍。

刘宏宏醒来时，阳光已透过半开的窗户洒满房间。他猛然发现身上还穿着新郎礼服，而刘方却不见了踪影。他慌忙大喊：“方方！方方！”冲出客厅后，家里人才告诉他刘方一早就背着包出门了。

他狠狠拍了拍脑袋，隐约记得自己昨晚似乎向刘方坦白了那几百万是违法所得，至于是否承认了毒贩身份，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深觉事态严重，被惊出一身冷汗的刘宏宏即刻着急忙慌地赶去找老板罗为民汇报。

很快，罗为民位于江景花园的新居门铃大作，好像响叫醒了罗为民的“徒弟”阿青。披头散发、睡眼惺忪地来开了门，阿青见是常客刘宏宏，惊讶地瞪大眼睛：“你不在家享受洞房花烛，这么早跑来干什么？”

刘宏宏哪有心思说话，急忙问：“罗厂长起来了？”阿青缓缓拉开门，摇头道：“他昨晚回来，说要学你当新郎，闹腾了一夜，刚睡着……”刘宏宏打断她，语气急切：“青妹，麻烦你马上叫醒罗厂长，我真有急事！”

到了书房，刘宏宏终于见到面色倦怠、精神萎靡的罗为民。罗为民斜了他一眼，满脸不爽：“什么事这么急？”刘宏宏小心翼翼地说：“报告老板，我昨晚可能暴露了。”随即醉酒后向刘方炫耀巨额钱财，并承

认是非法所得的过程说了一遍。

老谋深算的罗为民最关心的是刘方的态度：“你来我这，刘方知道吗？”刘宏宏连连摆手：“不知道。她一大早就收拾东西走了。”罗为民继续问：“你和刘方感情如何？她会举报你吗？”刘宏宏想了想：“感情一般，很难说。”

罗为民背着手踱了两步，转身对刘宏宏说：“必须先弄清楚刘方会不会举报你。一旦发现她有这个念头，立即灭口，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你们现在是夫妻，可以名正言顺地跟着她。明白了吗？”刘宏宏低声回答：“明白了。”

停顿片刻，罗为民望着他又说：“你现在已有暴露风险，为安全计下次进货你不要参与了。”刘宏宏啞若地猛点头。

而另一边，回到宿舍的刘方躺在床上痛哭了一场。待情绪稍缓，理智逐渐占据上风，她开始冷静思考下一步该如何应对。

她首先想到必须查清刘宏宏巨额财产的非来源——这是对党和国家应尽的责任。至于这段婚姻，她决定先分居，等刘宏宏伏法后再作处理。最后，她意识到必须尽快向龙涛明厂长和国安上级汇报。

想到就做。刘方迅速联系了上次在百货大楼接头的国安老同志，详细说明了刘宏宏的情况及自己的想法。这位对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思索片刻，沉着地说道：“你的主要任务始终是保护树脂总厂、揪出美国特务，这一点必须牢记！但刘宏宏身为总厂保卫科长兼派出所所长，势必会影响到你的任务。而且他察觉已在你面前暴露，肯定也不会轻易放过你。你要充分认识对斗争的残酷性——既要敢于斗争，更要善于保护自己。”见刘方凝神倾听，他继续指示：“刘宏